YA，「原」來是這樣
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采風

文、圖 / 王新偉

▲ 前身是高雄市山胞會館，縣市合併後轉型成為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

你知道全國總共有 29 座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嗎？

這些原民館由各縣市政府所設立，分布遍及全臺各地，獨具特色，近年來更在民族委員會和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的輔導和努力推動下，通過活化營運和專業升級，來推動部落觀光體驗，並設立原住民部落工場和原住民部落大學等方式，延續各族過去生活經驗與專業技能累積，利用原民館這一平臺，整合文化資源及觀光產業資源，「以館帶部落」，將地方族群文化、產業、旅遊、生態及教育等功能充分有效的發揮。

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的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就是這樣一個成功的案例，該館充分利用地方資源，自下而上積極建構原民館專業能力及人才培力研習，媒合「以館帶部落」，進行專業策展和規劃藝術家駐館及文創商品開發，偕同各學者專家分區專業輔導，以各種創意行銷宣傳吸引參觀人潮，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並提升了原民館的使用績效。

其中的靈魂人物就是擔任該館原住民產業發展協會執行長的禕耶．布雅谷和周淑櫻夫婦。

一走進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的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激昂歡快的樂舞聲迎面撲來，裡面正進行著一場原住民族語推廣學習的成果發表，台上台下都是身穿艷麗服飾的原住民團體，他們來自高雄市的各個原住民部落。此刻台上表演的是布農族的小朋友，他們以稚嫩的歌喉唱著布農族傳統音樂中最廣為人知的「八部合音」，雖然配合的還很生澀，聲音也不夠宏亮，但認真專注的神情依舊贏得現場熱烈的掌聲。

這是高雄市原民故事館每個週六、日都會舉辦的原住民樂舞劇表演，今天不同的是，高雄市政府「106 年度推動原住民族與振興補助計畫」的聯合成果發表盛大登場，各部落族人攜老扶幼、穿著傳統服飾盛裝出席，好像慶典的場面。平時這些部落族人難得相見，如今有機會齊聚一堂，縱然族別不同，但長期的部落生活經驗一眼就能分辨對方來自哪裡，所以活動

▲ 融匯南部各族群的樂舞表演，是原住民故事館每個周末的重頭戲。

▲ 故事館內部的陳設，著重在各族工藝器具的展示。

▲ 大家一起來學族語，通過傳唱、傳誦等方式，將族語向下扎根。

才開始，原腔原調就帶動了現場的氣氛迅速升溫，彼此之間很快就熱絡起來。

原住民的樂舞表演最能感染人，他們以嘹亮的歌喉搭配歡快的肢體語言，載歌載舞，儼然就是一場豐收的慶典。館方負責活動的陳小姐告訴我，每週六日故事館內都有樂舞劇表演，今年更創新推出「南島舞集」系列，將館內的中央舞台打造成「伊娜嗨樂舞部落」，不定期邀約高雄市在地舞團演出高雄市在地原住民族舞碼，以舞台劇方式呈現以往都市中視野所侷限的各族單立的豐收祭典，收納了各族特色後，而融合成一個舞台劇中能看見各族文化的象徵精要的舞碼，希望在短短時間內傳遞自己原民文化的精隨，讓一般大眾透過歌舞演出而更貼近了解原住民文化，這在各族文化保存不易的今天無疑是一大挑戰。至於館外則有原民市集和原住民歌手的演唱會。這些活動已舉辦多年，通過這些族語傳唱活動和樂舞表演，不但鼓勵親子一起來學族語，將族語向下扎根，而且凝聚了部落族人的向心力，讓生活在都會中的原住民也能找到心靈的歸屬，並讓到訪的遊客能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和體會豐富的原民風情。

現場就有一個由國、高中女生組成的小樂團，她們以吉他、部落手鼓自彈自唱，用族語唱出她們的青春之歌。來到戶外，門口也聚集著很多人，一位原住民的素人男歌手抱著吉他，唱著原鄉小調。一曲才終，剛才台上的少女團體也隨即加入，即興演唱，唱出不一樣的原民流行風。

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的前身是高雄市山胞會館，當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在全臺各地設立了很多所謂的山胞會館，提供原住民往來縣市政府所在地住宿之便。

西元 1984 年，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發起「原住民族正名運動」，除了要求修改對原住民的「山地同胞」稱呼之外，還有恢復傳統人名使用以及恢復部落地方命名等，西元 1994 年 8 月 1 日，憲法增修條文終於順應原住民族之意願，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並在西元 1997 年確立其「民族」屬性，而擁有「集體權」概念的「原住民族」稱呼。為了紀念這段原住民族自我認同及抗爭的歷史，並喚醒臺灣民眾的正確認知，行政院遂將每年的 8 月 1 日定為「原住民族日」。

因應原住民族正名，高雄市山胞會館也從善如流的改名為「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成為大高雄地區唯一的原民會館。

雖然是一棟好幾十年的老建築，但經過多次的修葺，尤其外觀的重新拼貼和彩繪，融合各族原住民的意象，讓蘭嶼拼板舟、色彩迥異的菱格紋、太陽神、陶壺、琉璃珠、百步蛇等各族群圖騰彩繪或具象的表徵作為裝飾，突破了城市建築的制式方框，…還有門口站立的威武的勇士，所有這些代表臺灣各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元素都呈現在建築上，讓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原」味視界。

故事館的戶外，還有一個占地廣闊的原住民主題公園，它緊鄰著前鎮溪，中央的棚頂式舞台是依照原住民的傳統聚會所而打造，在部落中，聚會所是凝聚部落精神的重要場所，這裡的眾多雕塑也是出自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依託著前鎮溪優美的景色，還有數步之遙的高雄環狀輕軌前鎮之星站吸引著大量的觀光人潮，這裡已成為高雄城市的新亮點。

▲ 拼板舟、色彩迥異的菱格紋、太陽圖騰…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原」味視界。

▲ 位於前鎮河畔的原住民主題公園，打造了一個原住民的傳統聚會所，在部落中聚會所是凝聚部落精神的重要場所。

❶ 雙手被大菁染成藍靛色的周淑櫻老師，現場示範原住民的藍染傳統技法。
❷ 先要完成紙雕的版模是傳統染布的第一步。
❸ 通過圖版將黃豆粉與石灰混合的糊料刷在白布上，要能保證多次浸染而不脫落。
❹ 超過 10 餘次的浸染、晾乾，再浸染、再晾乾，每道工序都馬虎不得。
❺ 最後刮除糊料，一件藍染作品就大功告成了。

由入口兩側的階梯緩緩步入地下 1 樓，出現用竹子和茅草搭成的裝飾門牆，上面有「高雄市原住民部落工場」幾個大字。地下 1 樓的布置更加「原」味十足，除了臺灣 16 族的介紹和圖片環繞大廳，最主要的展區是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聯盟工藝展，著重在融合了原住民傳統手工藝製作的各種織物、器具，它們有不少是出自駐館工藝師的創作之手。

展廳的一側，我看到兩間部落工場還在忙碌著，一間掛著「番特西手工藝術坊」的布幅，工場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植物染人」禕耶 • 布雅谷 (Yiye BuYaGu)。走進工場，空氣中瀰漫著不同於一般化學染劑的氣味，一臉粗獷豪氣的禕耶老師正從染缸中撈出一塊布料，已經浸染得靛藍的布料依舊能看出布的紋理，大染缸內的染液深藍如墨，老師用繩索拉動晾衣架來查看布是否浸染得透徹，而剛剛取出的染布則掛在旁邊用大風扇吹。老師說一塊好的染布要經過十多次的反覆浸染，這個過程不能貪快，染過一道要陰乾徹底，才能再浸染下一道，如此十幾道浸染後，染布的著色才會均勻，才不會褪色，布的顏色才會亮麗如新。而且要染的布料也不是來者不拒，最好的材料是苧麻、棉布、絲、羊毛製品等，因為只有這些天然的植物或動物材質，其纖維在經過浸染才能得到真正的吸收，著色才會長久。相應的，染劑也必須需是來自植物。

我好奇地問，這與臺灣客家的藍染不是一樣？禕耶老師笑笑沒有回答我，倒是他的太太，也是一位植物染達人的周淑櫻老師忍不住對我說：「雖然沒有人考證藍染到底是客家人先有還是原住民先有，但臺灣的原住民很早就掌握了織布染布的技藝，他們可是遠比漢人來到臺灣的時間還要久遠呢！」周老師雖沒有明講，但她的回答顯然不言而喻。那兩者的工藝一樣嗎？我想追根究柢，周老師笑笑說：「很多原住民最初的技藝如今已經失傳，但同樣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原住民當然也是善用在地資源，萃取天然色素染色。所以古書中記載的『取藍草條幷葉以石灰水浸久取其下凝者為澱以染。』沿用至今。」

周老師的話也間接說明了原住民的傳統染布與漢人是異曲同工的，也因此，不同的防染方式也就能製作出不同效果的花樣，周老師說常用的方式有紮染、縫染、型染、蠟染等。她也一一解說著不用方式的染法，只是漢人常用的蠟染技法，原住民卻是用黃豆粉加石灰做成糊狀，塗抹在染布上，因為黃豆粉相較於工業蠟，原住民取得容易，其作用都是防染，遮住的部分就不會著色。

另外，老師也會用紗網製作印版，這樣會有絹印的效果，她也現場展示了她最初的絹印作品，一幅濃淡得宜的紫斑蝶圖。

除了印染，周老師也學習原住民的織布工藝，她邊介紹邊搬出泰雅族傳統的織布機，很隨意的就席地而坐，為我們現場演示如何織布，動作技藝之嫻熟令人讚嘆。

更令人稱奇的是，周老師並非是原住民，然而她卻懷抱著對原住民傳統染織工藝的熱愛，一頭栽進這個已經幾近失傳的領域。她自嘲說她是因為中年失業才開始這條創藝之路。

那為何要把部落工場起名番特西呢？這時許久未說話的禕耶老師遞給我一張名

▲ 原住民故事館的靈魂人物也是「番特西」部落工場的負責人禕耶 · 布雅谷與周淑櫻夫婦。

片，上面印著「FANTASY HAND MADE ART」。喔，原來是譯自英文的「奇幻」一詞，意涵無限的想像與創造。禕耶老師說，他不希望他們的創作只是被外界認為是傳統技藝，他要用煉淨的手藝結合傳統文化智慧與技能，不停的研發創作與設計，所以大凡可使用於手工創作之纖維材質均為工坊的創作素材。

▲「番特西」工作坊的周淑櫻老師，並非原住民，卻因對原住民編染工藝的熱愛而一頭紮進來。

▲ 經過改進的織帶機讓傳統織布工藝不再令後學者望而卻步。

禕耶老師進一步解釋，「染織工藝」之編、結、染、織、繡織技術範疇，是當下「番特西」最常用的具體表象與創作技術。作品涵蓋了織品類（手織布、圍巾、桌布…）、掛飾類（織、染、蠟、型糊…）、植物染品類（絲巾、方巾、後背包、門簾、提袋…）、纖維藝術創作等。

當然創作之外，教學也是藝術坊目前積極努力的目標，要讓更多人接觸傳統的文化記憶與技術的研習，如此日積月累，才能活化傳統技藝，讓傳統工藝的種子在現代生活中也能成長茁壯。

禕耶老師也不忘介紹另一家工坊的藝術創作者，瑪雅工坊的女主人誽鄔．昂芀．卡阿妃雅誽(Nau Angai Kaaviana)。接過誽鄔老師給我的名片，我竟不能連貫的唸出她的全名，不禁有些窘，她笑著說，她是卡那卡那富族，一個原被歸類成南鄒族，直到西元 2014 年 6 月 26 日才獲得合法承認的原住民族，也是臺灣原住民的第 16 族。她接著說，因為他們這一族最晚被承認，所以人口只有 300 多人，是目前原住民各族中人口最少的，而且主要居住在高雄市那瑪夏區。

在誽鄔老師的工作坊裡，我也看到織布機、織帶機等，還有各式各樣已完成或未完成的服飾。

這是你們部落的織布？我好奇的問。沒想到誽鄔老師的回答讓我很驚訝，她說卡那卡那富族是不善編織的原住民，所以在他們的傳統服飾上，沒有複雜華麗的編織技巧，取而代之的是不同顏色的拼布。這時我才看仔細，這裡展示的服飾的確是以各種顏色的織布或其他裝飾配件拼貼完成的，但不是雜亂無章法，無論是顏色的對比、搭配都讓人覺得賞心悅目，而且每一個衣角袖口的縫紉方式都很細緻。誽鄔老師說：「服飾是一個民族有形的資產，穿上去，就能讓別人知道我是誰！」所以她要做現代的「織女」，把她祖母那個年代的傳統服飾找回來，在她的手中完成。如此，找回了傳統文化，他們這個僅存 300 多人的部落，才有機會傳承下去。

▲ 原住民主題公園內，代表各族文化的不同意涵的雕塑作品呈現出力與美的風格。

▲ 這件雕塑作品意味著要將部落長者的經驗與智慧代代相傳。

從突破創新的「番特西」，道找回傳統文化的「瑪雅」，禕耶、周淑櫻和誽鄔，將振興傳統文化作為自身的使命與責任，也是一種發揚在地精神和在地文化，重塑原民文化所具有的意義與想法。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朱子的治家格言，不也是原住民篳路藍縷一路走來的艱辛體認，而對傳統編、染、拼、織的堅持，也是他們追求永續生活的初衷。